

传统剧目汇编

上海市傳統剧目編輯委員會編

通俗话剧

第六集

双泪落君前
貴人与犯人
空谷兰

上海文艺出版社

編輯說明

1. 汇编的目的，在于保存戏曲艺术遗产，并为戏曲工作者提供整理、改编剧目的材料。
2. “汇编”所刊行的剧目，多数是各个剧种初期的演出剧目。
3. “汇编”所刊行的剧目，都是口述记录本或手抄藏本；在付印前，进行了一次校勘，对原本中的错、漏之处，加以改正；除对个别严重猥亵的语句，略加删除外，其他保持原来面貌。
4. “汇编”所刊行的剧目，因其内容的好坏程度不一，精华与糟粕并存，所以一律采取内部发行。如要上演，必须加以整理和提高。
5. “汇编”按照剧种分集，每集按篇幅长短，编入一个或几个剧目。

双淚落君前

沈文奎

——人物表——

弱絨之	沈秀娟	沈夫人	鄭志远	高謙	看護
蘭芬	老陈	鄒錫生	張素貞		

第一幕

人物：沈秀娟，护士，鄒錫生。

幕啓：秀娟倚在床上看書，外边有人敲門。

秀：誰在敲門？請進來。

护：（進室）馮太太。時候很不早咧，怎麼你還沒睡覺呀？

（走到秀娟面前）你在看什麼書，看得這樣津津有味，可以讓我看看嗎？

秀：這本書真是既美麗、又有趣，真能稱得起百讀不厭的好書。

护：馮太太，你身體有病，不要多看這種書。若是看得太興奮了，自然要睡不著覺了。那就不能怪安眠藥沒有效用了。倘若讓王醫生知道了，又要怪我

不勸你啦。

秀：看護小姐，這種事你就用不到告訴王醫生。你知道，我是在這里悶得要命，無非借它來消消悶氣，若再不讓我看看書，叫我怎麼受得了呢？

护：馮太太，別發牢騷了，你的安慰東西來啦。

秀：什麼東西？

护：你的快信。

秀：誰寄來的？

护：你想除了馮先生，還有誰呢？

秀：趕快拿來給我看。

护：請你下來看信，讓我收拾收拾床鋪。

秀：好，待我下床吧。（下床看信）

护：什麼好消息？

秀：噯，他又是這一套：說自己規

矩，說怎麼愛我；像這許多甜蜜的話，無非來騙人罷了。

护：馮太太，我看馮先生待你真不錯呀，他在南京時候，每一個星期總到上海來看你一次，現在到了漢口，過兩三天總有一封信給你，這樣的丈夫，真是世間少有了。

秀：（滿意的微笑）不過，他雖然愛我，可是他的年紀比我大了一些。

护：年紀稍大几歲，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你們夫妻的愛情能够專一就好了。

秀：（一笑）你不知道，大凡一個男人比女人大上了几歲，他就想把這個女人獨占了。他看見你與別個男性說几句话，就要吃醋，有時候弄得你怪難為情的。在沒有跟他結婚以前，他还跟你客气一點，等到一結了婚，就像把身體賣給他一樣，他就毫不客气了。你想，我們女人如果碰到一些男人對你很有禮貌，總不好意思不理他們，但被丈夫見着了，就發醋勁，到那時比死還難過。你說男人的行動矛盾不矛盾呢？

护：馮太太，要說我們女人的醋

勁，只怕不見得比着男人們差吧！拿我們看護來說，我們伺候病人是一個責任，你若伺候一個男病人遇到一點兒，若果他的太太看見了，那位太太就像防賊防強盜一樣釘牢着你，這是不是我們女人跟男人一樣的矛盾嗎？

秀：（笑笑）這你不能一概而論，我就不是像你說的那樣。

护：馮太太呀，我這是比方，不是說你，請不要多心。

秀：唉！人心難料！什麼好事坏事，都由這一顆不可思議的心里發出來的。比如馮先生那樣愛我，同他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總覺得沒有自由，我雖然知道他真愛我，我總覺得他不應該那樣死勁的愛我。譬如他到漢口之後，我算自由了，事實上可不是這樣，我又不放心他会跟別個女人去要好，所以他每次來信越說愛我，越說規矩，我就越疑心他囉！（稍停）我想，夫婦之間還是少離開的好。

护：夫妻之間不離開，當然是最好，不過那里人人能够做得到呢？只要能够彼此相信，就可以沒有猜疑了。（對外一看）怎

么？外面有人？（急步到門外
看了一眼，慌慌張張的走進房
來拍胸自慰）唔，吓煞我了。

秀：（驚問）看護小姐，你看見什麼
啦？

护：我明明看見一個人，我出去
看，連影子都沒有啦！馮太太，
你怕鬼嗎？

秀：鬼倒我不怕，最怕的是賊。

护：太太，這醫院里賊不會有的，
大門九點鐘就要上鎖，你放心
吧。

秀：那麼鬼呢？

护：（驚弓之鳥）呵，馮太太，請你
別提鬼，我頂怕鬼。馮太太，我
倒想起一件事來了，隔壁養病
的那位鄒先生，是你們向來認
識的嗎？

秀：他是我們昔日南京的鄰居，這
一回可巧住在一個醫院里，他
看見我成天的悶坐無聊，所以
常來陪我談談。他的口才很不
錯，這倒使得我減少了一點寂
寞。

护：他很關心你的病，常問我要緊
不要緊，幾時可以出院。

秀：他這人真多事，誰要他來調查
我。

护：（看表）不早啦，我要走了，馮
太太還要什麼東西嗎？

秀：我不要什麼，明日見。

（护出，門未关上。）

（鄒翊生輕輕入，隱在秀娟后
面，雙手掩住秀娟双目，秀娟
驚訝。）

秀：啊！誰呀？是不是賊？李小姐，
你你你來！

翊：（放去雙手）不要怕，是我。方
才那個看護真討厭，本來我早
想來陪你談談，偏偏她呆在這
里噲哩噲啞鬧個沒完。（拿起
紅樓夢來）看到那里了，要不
要我唸給你听？

秀：我不要你來講給我听，還是自
己看來得有滋味，讓我看吧。
你要在這裡，就靜靜地坐着；
你如要胡鬧，我就要下逐客令
了。

翊：好，遵命。我們規規矩矩的談
一回吧。

秀：對了。我只准你講有趣的笑
話，那我才歡迎，但不准談要
我費腦筋的事情。

翊：教我談什麼呢？（思索一下）想
起來了，馮太太，您不是很喜
歡跳舞嗎？

秀：你怎么知道？

翊：當我在南京的時候，常常听見
你們家里开着跳舞音樂片，
（裝身段手勢）在你們客廳玻

玻璃上看見你和馮先生跳舞的影子，真使我羨慕。有時候，看見你一人在練習步法。我好幾次要想冒昧跑過來，求你教我跳舞。有時候見着你一個人坐在那里出神，我想過來跟你談談心。

秀：（斜視着）那末你为什么不去跑過來呢？

翊：我自己也不明白什麼道理。總鼓不起勇氣來拜訪你，有時候我要寫信給你，寫好了終久不敢送給你，就把它燒了。

秀：真的嗎？

翊：還有一次我把信都封好了，想拋到你們晒台上去，等我拿起信來，想拋過去的當口，不自覺地我的兩只手就突然發起抖來了。

秀：你為什麼事要寫信給我？

翊：我我我，我一心想要求你同我做朋友，因為我一直至今過着孤孤單單的生活，實在悶得我太苦了，想不到無意之中在這兒竟會遇到你，总算達到我的目的啦！

秀：（奇怪的样子）達到了目的？（聲稍大）什麼目的，你說？

翊：（忸怩地）達達達，達到我認識你的目的。（稍停）這也許是天

假之緣，（再稍停）秀……，（忽然又改口）哦，馮太太，你願意嗎？

秀：（嚴正地）願意甚么？

翊：（吞吞吐吐）你你你以後願意跟我做朋友嗎？

秀：唔，做做朋友，本來沒有什麼；不過……你又不認識我們馮先生，現在社會上管閑事的人多，事喜歡批評人家的，要像我們這樣做朋友，人家一定要議論的。你要是帶了你夫人來，人家也就不会說我們什麼壞話了。我們回到南京之後，最好你能帶着你夫人到我家里來，這樣，我很歡迎你的。

翊：噫，我還沒有訂婚，那有什麼夫人呢？

秀：那末為什麼不訂婚，難道找不到一個合意的人嗎？

翊：我是找到了，可惜遲了一點，她已經有了心愛的人啦。（稍停）我非得再找着一個與她同樣美麗、活潑、溫柔多情的女子，才能够滿意。

秀：難道上海、南京，這些地方像你所說的那樣十全十美的女人，一個都找不出嗎？你說的那個美人在那里？我倒想請你介紹，我要看看她。

翊：你不但見過她，而且还時時刻刻同她在一塊兒，你同她是形影不離的。

秀：（沉思一下）奇怪！我那里有這樣一個女朋友呢？

翊：她並不是你的朋友，她就是，她就是……嗨！她就是你你……你自己！

秀：（暗暗歡喜，表面上却作色地）我！請你莊重一點兒，這種話給別人聽見了，像什麼樣子。我那里值得你這樣誇獎，（稍停）今後你千萬別再這麼胡說，這更使別人對我們會發生誤會的。

翊：這是我心中的秘密，我自從認識了你，從沒有向任何人說過的。

秀：你這人太奇怪了，你明明知道我是一個有夫之婦，為什麼還要對我這樣念念不忘？

翊：如今我並沒有其他妄想，只要求你允許同我做個朋友，要是你允許我，那真是我畢生的幸福啦。

秀：（低頭沉思一下）你向別人求幸福去吧，時間不早了，給別人看見了你，更深夜靜在我這房裡成什麼樣子。去罷！

翊：（哀求地）你別趕我出去，讓我

多親近你一会儿，讓我陪你談一夜，我的病已經醫好了，我不久就要出院啦，我沒有理由再住在这里了。

秀：（有些生氣）誰要你陪我一夜，這是什麼話，趕快去吧。你不去，我要撥電鈴了，叫看護來啦！

翊：（頑皮地）你按電鈴我也不怕。看護來，我還是走不走。

秀：（生氣地）你這人真奇怪，死賴在這兒，你倒底要怎麼樣呢？

翊：我不敢要怎麼樣，我只要求你准許我多親近一会儿。（說着去吻秀娟，秀娟給他一個耳光，他慌張地退下。）唉，我太冒昧了，請你原諒我。（說着掉下淚，用手拭淚，走到門邊。）

秀：等一等，（翊回頭看秀娟）你回來。（翊走到秀娟面前，秀娟拉住他的手。）對不住！（自己拿手絹替翊拭淚，翊吻她的手，秀娟默然良久。）你也得原諒我，我是一個有夫之婦，就是你真愛我，我也是不能愛你的。你趕快另外找一個合意的人結婚吧，我相信你自然會有幸福的。

翊：（慢慢地）合意的人……再要

像你一个样合意的人，叫我到那里去找？我因为一心想你，晓得你在这医院里养病，这机会真难得，我就自己拿小刀在腿上砍了一刀，（秀驚訝）借着医伤为名，好容易也到了这里來。

秀：（大为感动）你真太傻了，假如你因此有了生命危险，豈非白白屈死。

翊：一个人为了爱情，吃什么苦都是甘心情愿的，即使是牺牲了性命，都是无所谓的。

秀：世界上竟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对我老实說，你从什么时候起，对我有意思的？

翊：我記得在六月里，你失掉过一块小手絹，被我拾着了，我像失去了魂似的，（怀中掏出手絹）沒有一夜不在想你。我很恨你的丈夫单独霸占了你这一个天生的美人，我的理智就从那一天起为你搞得昏迷了。

秀：你既知你理智昏迷，就应该再拿理智來克服你自己才对。

翊：理智、爱情，理智决不能克服爱情。我的糊涂思想向你报告了，我好像一个罪犯，你好像一个裁判员，我等你裁判我

吧！

秀：唉，你还爱我做什么？你片面的爱我，現在已吃了苦；要是我再爱了你，只怕將來你吃的苦，更要不堪設想啦！

翊：只要你肯爱我，吃什么苦我都可以。（秀娟以手掩翊口。）

秀：你今天执意地爱我，將來吃苦不后悔嗎？

翊：我决不后悔。（秀娟注視翊生，翊生物秀娟手。秀娟以手摸翊生的头，若有所思样子）

（落幕）

第二幕

人物：老陈，馮誠之，沈老太太，沈秀娟，鄒翊生，高謙。

幕啓：沈夫人坐在沙發上做針綫，老陈提皮包上。

陈：老太太，我們先生回來啦。

誠：（進門）岳母，您好。

沈：（驚訝）啊！姑爺，怎么你回來啦，为什么不先寫封信來呢？

誠：噢，这是我前天臨時決定的。因为到上海看秀娟去，在衙門里請了假，就一直到了上海，所以沒有功夫寫信了。昨天在上海跑了一天，当天夜車就回南京來啦。

沈：秀娟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我好久沒有接到她的來信了。

誠：她的病老早就好了。

沈：那末，她為什麼不跟你回來呢？

誠：我在上海，就是沒有看見她。

沈：怎麼！她不在博愛醫院里嗎？

誠：不在。

沈：（驚訝）她到那里去了？真奇怪。

誠：她到那里去，我可不知道。我在漢口有吳信仁到上海來，我請他到了上海到博愛醫院去看看秀娟，他來信告訴我說，秀娟早已出院了。過了兩天，我接着秀娟的信說：仍在醫院里，說病快好了，不久就可以出院了。我心里有點懷疑，打了電報去問王醫生，王醫生回了一封快信，說秀娟在上月底就出院的。我覺得更不對頭。在第二天，我在漢口寄給秀娟的信都退了回來，弄得我真莫名其妙。因此，我特地請假到上海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一到上海，就趕到博愛醫院問看護，她們都說上月底出院的，其餘的事不肯說，我就沒有多問下去。（稍停）後來，再到別家醫院打听，也毫

無踪跡，我只好回到南京來。

（垂頭喪氣的）

沈：（更驚訝）奇怪，這孩子她跑到那里去了，不要到杭州你的姨母家去了吧？

誠：我想不會，她這一次的行動，實在有些出乎意外，使我真有點不放心。岳母，我怕她一定有什麼意外事件發生吧！

沈：會發生什麼呢？那該怎麼辦呢？

誠：我怕她受了別人的引誘。

沈：誠之，你快不要這樣想，她決不會干那一種下賤的事。我就怕她遇着了危險，或者被匪人綁去，那怎麼辦呢？

誠：岳母，我想不會的，你想，我們又不是有錢的富翁，要說遇到危險吧，要末被汽車、火車壓傷、壓死，但新聞報上也沒登出來。（話未說完，忽然秀娟提着小皮箱進來，誠之與沈母相對無言。）

秀：（一面開門，一面吩咐老陳。）老陳，幫着車夫把箱子抬上樓去。（外應聲：“好好。”秀娟回頭見其母，却未見誠之。）媽，您好嗎？（回頭突見誠之。）啊！誠之，你也回來啦，什麼時候回南京來的？（秀娟很親熱地

到誠之面前。)

誠：(冷然地)唔，今天一早回來的。

秀：你調到南京來工作了嗎？

誠：不，我是請了假回來看你的。

秀：(親近地向誠之)誠之，你真太好啦！

誠：(憎惡地)噯，別如此。

秀：(驚訝地)噫，你怎么了？

誠：(推开秀娟)噢，我有点头痛。

秀：好，我讓你休息。媽，我們到樓上去坐，讓他休息一會兒吧。

誠：秀娟，你不用去，請媽上楼去坐一会，我有話跟你說。

沈：好，我上楼去，你們有什麼話談談吧。(沈上楼)

誠：秀娟，你的病到底怎么样了？出醫院的時候，醫生說沒說還要吃什麼藥？

秀：我病好了，醫生說不必吃藥了，只須在家靜養，就容易好啦。

誠：哦，你什麼時候出醫院的？

秀：昨天晚上出了醫院的，就坐夜車回來。

誠：(驚奇地)也許我們倆都在一列車上吧，我到每輛車上都看過，怎麼不見你呢？

秀：(惶急地)你也是由上海回來的嗎？

誠：我坐下水輪，一直到上海來看你，所以我也由上海來的。(秀娟听了一驚)你說昨天晚上出院，馬上乘夜車回南京，為什麼我昨天上午到醫院里看你，醫生說你上月底就出院了。

秀：你是到博愛醫院去看我嗎？(誠之點頭)那你自然看不到我，我從上月底就搬到大西路的療養院里去住了。

誠：你住在第幾號病房？

秀：我住……住在第九號。

誠：什麼第九號？(詫異地)那醫院里有兩個第九號嗎？

秀：(慌了)我不知道什麼幾個第九號，反正我就住在第九號。

誠：秀娟，這回病了以後，性情都改變了。(稍停)你在療養院內，遇見了吳信仁的夫人、同她的兩個小孩子嗎？她們不是住在療養院內第九號嗎？

秀：(又慌、又急、又驚、又怕)哦，不要再問我啦……，為什麼你一回來，就像審問囚犯似的審問我呢？(哭起來了)

誠：(生氣地)哭甚麼？問問你都不能嗎？你有話只管說呀，你以為我在漢口什麼都不知道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什麼事情能瞞得住人呢。你出

了博爱医院一个月，干什么去的？我要你说！（秀娟哭而不答，誠怒極）你不要以为我年龄比你大，人老实，不会發脾气；若使我急得發了脾气，我是爹娘親眷都不認得的！（秀娟仍不說，誠之更气極，跑过去拉住秀娟逼她）你說，說！說！你說！

秀：（懼怕得渾身顫慄地）我……我到青島、濟南游歷去的。

誠：同誰去的？你快說！

秀：既然什么事都瞞不了人，我就說。我同一个男人去的，你要怎么样，你說吧！

誠：（气極地）那个男人是誰？

秀：你不用問他是誰！

誠：（声势洶洶地）我为什么不能問你，你要知道，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我是有权來問你的。

秀：我不告訴你，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誠：（痛苦地拖着頭，坐于椅子上）你怎么会做出这样事來呢？

秀：（默然流淚）誠之，我太下賤了，你現在一定不會愛我了，我也不值得你再愛啦。不過，我不願意看你受這痛苦，誠之，事情已經弄到這地步，你

也不必再追問他是誰，我對你說了：我已經同他發生了對不起你的事情。但是我良心還沒死，我覺得不應當瞞你了。要懇求你原諒我，請你允許我同你離婚。

誠：怎么？離婚！

秀：誠之，你想：不離婚，又怎么办呢？

誠：你真的愛上那个人嗎？

秀：唉，現在不是愛他不愛他的問題；我既然同他發生了關係，只好將錯就錯……（稍停）誠之，你允許我離婚吧！

誠：（駭然）秀娟，你真要離婚嗎？（秀娟點頭示意）你不愛我了嗎？那个渾蛋倒底是什麼東西？你居然給他迷惑到這樣，就肯拋棄了我去愛他嗎？

秀：哦，誠之，我不是不愛你，請你不要這樣想。我實在是太……我現在是不值得你再愛的啦。……我……（哭了）

誠：（沉默一會）秀娟，你要是能够改過，我一切都可以寬恕你的。我們還可以同从前一樣，你知道我是怎么樣的愛你，你想，我離開了你，是怎麼樣痛苦，你你你就這麼忍心……離開我嗎？

秀：(哭着)誠之，不用說啦，我現在在萬分的痛恨，我知道你待我太好，所以更覺得對不住你。慚愧到極點。所以只有同你離婚，我若同你仍在一起，會使我天天慚愧，天天痛苦，那我唯有自殺。誠之，你如果還念着我們往日情分的話，請你放我一條生路，允許我們離婚吧！(低頭垂淚)

誠：(又生氣了)你離了婚之後，到什麼地方去？

秀：我離婚之後，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決不再住在南京，使你難堪。

誠：(大怒)很遠的地方去，同他去？

秀：我不同他去，又怎麼辦呢？

誠：我看你簡直是發瘋啦！(叫仆人)老陳，老陳。(老陳上)

陳：先生，什麼事？

誠：請老太太下來！

陳：是。(誠之、秀娟默坐不語，沈夫人上。)

誠：岳母，你請坐。(稍停)我們剛才怕秀娟出什麼事，你說被土匪綁去，原來她在這一個月，同了一個男朋友到過濟南、青島，已經同那個男人發生了對不起我的事情。現在，秀娟要

我和她離婚。(稍停)我對她說：只要你以後對這個男人斷絕了關係，一切我都能原諒她，她不但覺悟，並且提出非與我離婚不可，請您下來勸她。(言畢入內)

沈：(驚氣)秀娟，誠之說的話，是真的嗎？

秀：(低頭)是真的。

沈：(面孔一板)你做了這樣的事，居然還有臉回來見我。唉，我前生不知作了什麼孽，今生會養你這樣女兒。(哭)

秀：媽，我本來不敢回來，不過我想，這不是一個了局，所以老着面皮，回來同誠之離婚。

沈：你想想，誠之那一樣使你滿意，不過年紀比你大着一些；像誠之那樣愛你的這種丈夫，恐怕你找不到第二個了。你如今這樣糊塗，不顧一切要與誠之離婚？(稍停)那個男人到底是誰？

秀：就是後面十三號住的鄭翊生。誠之再三問我，我不告訴誠之，誠之曉得了他，一定與翊生去拚命的。媽，決不可告訴他，不要引起不幸的事來。

沈：就是後面住的那個小滑頭，常常站在窗口偷看你的壞蛋東

西。

秀：是的。

沈：你太糊塗了，那個姓鄭的，那一點比得上誠之，你怎麼會……

秀：我愛他純潔多情，他為了我會經自殺過。

沈：若你與誠之離婚，誠之要自殺，你又怎麼辦呢？

秀：媽，請你不要這樣難我了，事已至此，非離不可的。

沈：誠之對我說，只要你與姓鄭的斷絕了，他一切都可以寬恕你，為什麼你還不觉悟，堅持要離開誠之呢？

秀：媽，誠之嘴上說寬大我，但我是一個好強的人，倘若他以後冷言冷語來對待我，到那時，我還是忍不住要決裂，倒不如今天一刀兩段，一了百了。

沈：（嚴厲地）秀娟，你真是發昏啦！你要是同誠之離了婚，我以後也不認你是我女兒了。

秀：媽呀，請你別這樣的惱我吧。不認就不認，隨你好了！

沈：（哭喊）誠之，誠之，你來！（誠之出）誠之，我苦心的勸她，她還是不觉悟，我也不愿再對這個不要臉的東西說下去了，還是你自己去同她說吧！（哭着

入內）

誠：秀娟，你為什麼這樣執迷不悟呢？氣得岳母這個樣子。

秀：我沒有什麼執迷不悟，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你快與我離婚。

誠：你做了這事，我都能容忍，你也實在太過分了。你應當替我想想，叫我以後怎樣做人呢？

秀：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

誠：（怒極，欲打秀娟）啊！我真想不到你會這樣不顧廉恥的！

秀：怎麼？你要打。你打，你就打死我，我也要離婚的。（自己抱頭而哭）

誠：（氣極）那你是不是決計不愛我了？

秀：事實逼着我，不允許再愛你了。

誠：你是不是相信他能永久的愛你？

秀：那是以後的事，我現在不願意去想它。

誠：你現在一定要離婚，是非離不可的了，但是將來不要後悔？

秀：我……我決不後悔。

誠：好，我們就離婚，你去叫那個人來，我打電話請高律師。（打電話）是高律師嗎？你沒有公事？好！請你就來，我與秀娟辦

離婚手續……是真的，我不說假話，你就來，好好。（挂斷電話）

秀：你一定要我去叫他來嗎？

誠：你知道我是向來不說廢話的！

秀：你为什么一定要他來？

誠：他來了，你自然就知道。

秀：這未免太奇怪了。

誠：這沒有什麼奇怪，你去叫他來。我決不叫他難堪，我決不願意和他拚命，請你放心吧！

秀：（苦笑下）那也好。

沈：（旁白突出）誠之，離婚的話，慢慢再說吧。秀娟總會覺悟的。

誠：岳母，你還這樣想嗎？我看這是沒有辦法挽回的事啦！晚離一天，大家就多一天痛苦，這種痛苦，我實在受不了！

沈：我看還是不要性急的好。

誠：這是她逼得我這樣的。

秀：（帶翔生入，介紹給沈母及誠之。）這是我母親。這是馮誠之先生，這就是鄒翔生。

誠：啊！這位就是鄒先生。（注視翔生一會，苦悶狂笑）就是你！

翔：這算什麼？（很生氣的樣子，被秀娟止住。）

誠：這不算什麼一回事。鄒先生，對不起，你一定以為我太沒禮

貌嗎，我是笑我自己，我是笑……這可笑的人生，我是笑可笑的世界，我實在忍耐不住啦！哈哈（忽然停笑）噢，想不到我們做了兩年多的鄰居沒認識，今天為了這樣一件特別的事，竟然認識鄒先生你了。請坐，請坐！

翔：不用客氣。

誠：大家不客氣，今天請你過來，我有兩句不客氣的話要請教，我希望你也要不客氣的答復我。（稍停）你愛我的妻子，是不是？

翔：這……這……這件事，真對不起……

誠：噢，我們說過不用客氣，（稍停）你要求她跟你結婚是嗎？

翔：事情已經是到這個地步，這是必然的結果。

誠：不錯，很必然，很必然。天下事恐怕沒有比這個再必然的啦！（稍停）她不嫁給你，你要自殺，有這樣的話嗎？

翔：那是過去的事。

誠：你和她結婚，不會欺騙她嗎？

翔：我想她能夠相信我的。

誠：秀娟，他說你能够相信他嗎？

秀：我……能相信。

誠：（對翔生）鄒先生，你是真愛她

嗎？(指秀娟問翹生)

翹：那我能够自信的。

誠：好極，好極！我很愿意听你这样勇敢，而且明确的答复；既然事已至此，我就牺牲一切，來成全你們，但是我現在对你有一个声明。

翹：什么声明，請教？

誠：假如你不能始終地愛她，或者中途有什么變卦，那我就要求你不起啦！

翹：如果我有对她不好，随你怎么样來办我都可以。

誠：很好，很好。岳母，你是見証人；秀娟，你也得永久的記着鄒先生的話。

誠：(盛氣地)秀娟，你真相信……
嘿！你是給他迷昏了！

秀：哼！我不是孩子！

沈：(指翹生)你这样引誘良家婦女，破坏人家家庭的坏坯子！

秀娟，你一定要跟他，从今以后，我不是你的娘，你也就不是我的女兒啦！

秀：媽媽，不用这样說，誠之尙且要成全我，难道你是我娘，反而要同女兒为难嗎？

沈：(大声地)誰是你的媽？我的女兒是給誠之做妻子的；我姓沈的，那有你这个不要臉的下流

东西？

秀：啊……(哭)

翹：还有什么事吧？

誠：不，有事，請你等一等。高律師馬上就到，我与秀娟辦理離婚手續，办完了，請你立刻把秀娟帶走，以后的責任，要归你去負責哩！

陳：(上報)先生，高律師來了。(陳下，高上。)

律：对不住，來迟了，果你們等久了。

誠：真好，真好。高律師，讓我來介紹大家認識認識，这是岳母，这是……內子，不过几分鐘的內子了；这是鄒先生，也就是我老婆的愛人。今天我們办離婚手續，你也算躬逢其盛，請坐，請坐。

律：哦……哦……？(看鄒出神，看看秀娟點頭。)可惜！可惜！

誠：請你把離婚証書拿出來吧，這叫做沒法子，可惜也沒用了！

律：(取出離婚証書)照你告訴我的意思寫的，要不要我唸出來給大家听听？

誠：很好，很好，請你唸一遍吧。

律：(唸)“立据人馮誠之，今允許髮妻沈秀娟的要求，愿自簽字之日起与沈秀娟无条件脫离

夫妻关系，恐口无憑，特立此字为据。馮誠之、沈秀娟簽名；証明律師高謙簽名。收执人沈秀娟。”另外一份：“沈秀娟今得本夫馮誠之的允許，自簽字之日起，无条件脫离夫妻关系，恐口无憑，特立此字为据。沈秀娟、馮誠之的簽名；証明律師高謙簽名；收执人馮誠之。”是这样寫的吗？

誠：不錯，就是这样。秀娟，你看这样寫好不好？

秀：为什么要这样寫？

誠：你說应当怎么寫？难道还要把你們二人的經過理由全部寫上去么？留給子孙作紀念嗎？那么我們簽字吧！（誠即簽字）秀娟，現在該你簽了。

秀：（点首过去拿筆正要簽字）

沈：（嚴厉地）秀娟！

秀：（聞声呆呆看母。）……

誠：岳母，你就讓她簽吧！

沈：讓她簽！讓她簽！（掉下泪來，語不成声。）

誠：秀娟，干脆一句話，你要与我离婚，就得簽字；你不簽字，就跟他断絕关系，这是你最后的选择！

謝：秀娟，不要忘记你对我說的話？

誠：（嚴厉地）喂，不用你插嘴，讓她自己來決定。

秀：（执筆發抖地簽字。俯在桌上哭了，大家都落泪了）（律師扶她到沙發上去。）

律：（自己也簽了字，看見这种情况，皺眉搖首。对誠之）这一張是你收执的，这一張交給她的。

誠：（对秀娟）这一張請你收着吧！（忽然狂笑）哈哈！秀娟，你現在可以帶他走啦！你的一切东西，我一會兒就叫老陈完全送給你，我決不留一點兒！

秀：何苦使我这样难堪呢？我們高高兴兴的分別不好嗎？

誠：使你难堪？……我呢……（冷笑）好，高高兴兴的分別罢，恭喜你們高高兴兴去享乐吧！

秀：媽媽……

沈：（大声恨恨地）我不是你的媽，你快与我去跟隨不要臉的东西滾吧！免得我眼中生火！

秀：啊！媽……（又哭了，謝生扶着她下。）

律：馮先生，想开点吧，我告辭了，再見。（律下）

誠：費心得很，（握手）再見。（送律師到門口，回來極痛苦樣子。）

沈：（伤心地）誠之，遺着这一件不

幸事，我不知用什么話來勸你呢？你還得自己保重身子。

誠：岳母，我沒有什麼，請你也不必傷心。我是從小沒有母親的人，我得到你的慈愛，從今以後，像秀娟一樣孝順你，我決不因為秀娟離開了，對你的感情會疏淡，請您老人家放心吧。

沈：（起立）唉，誠之，你這個人太好、太難得了。（以手指外）只怪這……沒福的東西，看她怎麼一個結果？

誠：岳母，不必再為她生氣，請到樓上休息吧。老陳，老陳！

陳：嗟，先生。

誠：老陳，你快將秀娟小姐的東西，不要漏去一件，全部給她送去。

陳：是是是。

（落幕）

第三幕

人物：蘭芬（婢），沈秀娟，張素貞，鄭翊生。

幕啓：秀娟正在閱報。

蘭：太太，門口來了一個怪女人，她要找我們的先生，口口声声說這裡的先生是她的丈夫。我听了奇怪，我就說我們先生不

在家，她說不在家也要進來。

（稍停）她還說，他的小老婆在家嗎？赶快叫這個小老婆出來接我進去。她喊着要進來，我好容易把她擋住在門外邊啦！（外面有人打門的聲音。）太太，你听，她還在外面打門呢。

秀：（驚異地）什麼？她說這裡先生是她的丈夫？

蘭：是呀，她就是這樣的說着呢？

秀：阿蘭呀，恐怕她找錯了人家吧？

蘭：太太，我看不會的。她連先生的姓名、歲數和出生的地方，都說得清清楚楚，連先生的耳朵旁有一顆黑痣，她都知道，她並且還說……

秀：喔，不用說啦！（略一沉思）你去讓她進來。（蘭走至門口）喂，蘭芬，等一等，（思量一下）你去告訴她說：“我們先生、太太都不在家，現在家里有一個女客正在等太太回來，你愿意等呢，就請里面來坐一坐。”如果她要來，就讓她進來，懂不懂？

蘭：懂懂，（欲出門又回頭）太太，那個女客，好像有點神經病似的，叫她進來，恐怕……

秀：（堅決地）不要緊，叫她進來。